

靈

樞

					漢書門
			一	二	
			九	三	
			三	七	
			五	一	
			三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一	二
			九	三
			三	七
			五	一
			三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第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939
冊數	13	(11)
函號	300	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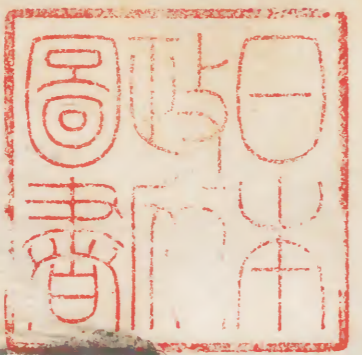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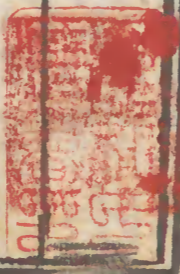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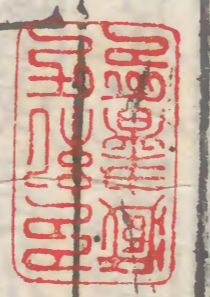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黃帝素問靈樞經卷之七
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



黃帝曰余聞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
其合之于人奈何歧伯曰腰以上為天腰以
下為地故天為陽地為陰故足之十二經脉
以應十二月月生于水故在下者為陰手之
十指以應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為陽黃帝
曰合之于脉奈何歧伯曰寅者正月之生陽

趙府居敬堂

靈樞經卷之七

云

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
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
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
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申
者七月之生陰也主右足之少陰丑者十二
月主左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陰
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陰戌者九月主右
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此兩陰

交盡故曰厥陰甲主左手之少陽巳主右手
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太陽
丙主左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此兩火
并合故為陽明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左手
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
故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陰中
之太陰也手之陽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陰
者陽中之少陰也腰以上者為陽腰以下者

爲陰其於五藏也心爲陽中之太陽肺爲陰中之少陰肝爲陰中之少陽脾爲陰中之至陰腎爲陰中之太陰黃帝曰以治之奈何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陽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陽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足無刺左足之陰黃帝曰五行以東方爲甲乙木壬春春者蒼

色主肝肝者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爲左手之少陽不合于數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離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萬此之謂也

○病傳第四十二

黃帝曰余受九鍼于夫子而私覽于諸方或有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焫飲藥之一者可

獨守耶將盡行之乎歧伯曰諸方者衆人之
方也非一人之所盡行也黃帝曰此乃所謂
守一勿失萬物畢者也今余已聞陰陽之要
虛實之理傾移之過可治之屬願聞病之變
化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可得聞乎歧伯曰
要乎哉問道昭乎其如日醒窘乎其如夜瞑
能被而服之神與俱成畢將服之神自得之
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傳于子孫黃帝

曰何謂日醒歧伯曰明于陰陽如惑之解如
醉之醒黃帝曰何謂夜瞑歧伯曰瘖乎其無
聲漠乎其無形折毛發理正氣橫傾淫邪泮
衍血脉傳溜大氣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
不可以致生黃帝曰大氣入藏柰何歧伯曰
病先發于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
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病先發
于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

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病先發于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腎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病先發于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膾膀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病先發于胃五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膾膀胱五日而上之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昝病先發于腎三日而之膾膀胱三日而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腸三日不

已死冬大晨夏早晡病先發于膀胱五日而之腎一日而之小腸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間一藏及二三四藏者乃可刺也

昝徒結切

○淫邪發夢第四十三

黃帝曰願聞淫邪淫衍奈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處與

營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
喜夢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內氣淫
于藏則有餘于內不足于外黃帝曰有餘不
足有形乎歧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
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灼陰陽俱盛則夢
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饑則夢取
甚飽則夢予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
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善笑恐懼脾氣盛

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
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寫之立已厥氣
客于心則夢見丘山煙火客于肺則夢飛揚
見金鐵之奇物客于肝則夢山林樹木客于
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于腎則夢
臨淵沒居水中客于膀胱則夢遊行客于胃
則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客于小腸則
夢聚邑衝衢客于膽則夢鬪訟自刳客于陰

器則夢接內容于項則夢斬首客于脛則夢
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窳苑中客于股肱
則夢禮節拜起客于胞臚則夢溲便凡此十
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

窳力交切

○順氣一日分爲四時第四十四

黃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濕寒
暑風雨陰陽喜怒飲食居處氣合而有形得

藏而有名余知其然也夫百病者多以日慧
晝安夕加夜甚何也歧伯曰四時之氣使然
黃帝曰願聞四時之氣歧伯曰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爲
四時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
冬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日慧日中人氣
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
故加夜半人氣入藏邪氣獨居于身故甚也

黃帝曰其時有反者何也歧伯曰是不應四
時之氣藏獨主其病者是必以藏氣之所不
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黃帝曰治之
奈何歧伯曰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順者為
工逆者為麤黃帝曰善余聞刺有五變以主
五輸願聞其數歧伯曰人有五藏五藏有五
變五變有五輸故五五二十五輸以應五時
黃帝曰願聞五變歧伯曰肝為牡藏其色青

其時春其音角其味酸其日甲乙心為牡藏
其色赤其時夏其日丙丁其音徵其味苦脾
為牝藏其色黃其時長夏其日戊己其音宮
其味甘肺為牝藏其色白其音商其時秋其
日庚辛其味辛腎為牝藏其色黑其時冬其
日壬癸其音羽其味鹹是為五變黃帝曰以
主五輸奈何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榮
時主夏夏刺輸音主長夏長夏刺經味主秋

秋刺合是謂五變以主五輸黃帝曰諸原安
合以致六輸歧伯曰原獨不應五時以經合
之以應其數故六六三十六輸黃帝曰何謂
藏主冬時主夏音主長夏味主秋色主春願
聞其故歧伯曰病在藏者取之井病變于色
者取之榮病時間時甚者取之輸病變于音
者取之經經滿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飲食不
節得病者取之於合故命曰味主合是謂五

變也

○外揣第四十五

黃帝曰余聞九鍼九篇余親授其調頗得其
意夫九鍼者始於一而終於九然未得其要
道也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
不可爲下高不可爲蓋恍惚無窮流溢無極
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然余願
雜之毫毛渾束爲一可乎歧伯曰明乎哉問

也非獨鍼道焉夫治國亦然黃帝曰余願聞
鍼道非國事也歧伯曰夫治國者夫惟道焉
非道何可小大深淺雜合而爲一乎黃帝曰
願卒聞之歧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鼓與
響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
其形鼓響之應不後其聲動搖則應和盡得
其情黃帝曰窘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
可蔽不失陰陽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

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
五色不明五藏波蕩若是則內外相襲若鼓
之應桴響之應聲影之似形故遠者司外揣
內近者司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
請藏之靈蘭之室弗敢使泄也

○五變第四十六

黃帝問于少俞曰余聞百疾之始期也必生
于風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還或留

止或爲風腫汗出或爲消痺或爲寒熱或爲
留痺或爲積聚竒邪淫溢不可勝數願聞其
故夫同時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爲
人生風乎何其異也少俞曰夫天之生風者
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
者得無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之黃帝曰一時
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
善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

削斲材木木之陰陽尚有堅脆堅者不入脆
者皮弛至其交節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
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本之
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異耶夫木之
蚤花先生葉者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葉萎
久曝大旱則脆木薄皮者枝條汁少而葉萎
久陰淫雨則薄皮多汁者皮潰而漉卒風暴
起則剛脆之木枝折杌傷秋霜疾風則剛脆

之木根搖而葉落凡此五者各有所傷況於人乎黃帝曰以人應木奈何少俞荅曰木之所傷也皆傷其枝枝之剛脆而堅未成傷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為病也黃帝曰人之善病風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肉不堅腠理踈則善病風黃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堅也少俞荅曰膈肉不堅而無分理理者

麤理麤理而皮不緻者腠理踈此言其渾然者黃帝曰人之善病消瘵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五藏皆柔弱善病消瘵黃帝曰何以知五藏之柔弱也少俞荅曰夫柔弱者必有剛強剛強多怒柔者易傷也黃帝曰何以候柔弱之與剛強少俞荅曰此人薄皮膚而目堅固以深者長衝直揚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留中畜積血氣逆留臆皮充肌血

脉不行轉而爲熱熱則消肌膚故爲消痺此
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黃帝曰人之善
病寒熱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小骨弱肉者
善病寒熱黃帝曰何以候骨之小大肉之堅
脆色之不一也少俞荅曰顴骨者骨之本也
顴大則骨大顴小則骨小皮膚薄而其肉無
腠其臂懦懦然其地色殆然不與其天同色
汚然獨異此其候也然後臂薄者其髓不滿

故善病寒熱也黃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痺
者少俞荅曰麤理而肉不堅者善病痺黃帝
曰痺之高下有處乎少俞荅曰欲知其高下
者各視其部黃帝曰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
何以候之少俞荅曰皮膚薄而不澤肉不堅
而淖澤如此則腸胃惡惡則邪氣留止積聚
乃傷脾胃之間寒溫不次邪氣稍至稽積留
止大聚乃起黃帝曰余聞病形已知之矣願

聞其時少俞荅曰先立其年以知其時時高則起時下則殆雖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

臆

音寬

杌

音兀

漉

音鹿

懦

音儒

○本藏第四十七

黃帝問于歧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經脉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衛氣者所以溫

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關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則經脉流行營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痺不作經脉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

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
具受于天也無愚智賢不肖無以相倚也然
有其獨盡天壽而無邪僻之病百年不衰雖
犯風雨卒寒大暑猶有弗能害也有其不離
屏蔽室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何也
願聞其故歧伯對曰窘乎哉問也五藏者所
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連四時化五節者也五
藏者固有小大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府

亦有小大長短厚薄結直緩急凡此二十五
者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心
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
傷易傷于邪心高則滿于肺中悅而善忘難
開以言心下則藏外易傷于寒易恐以言心
堅則藏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瘴熱中心端
正則和利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
也肺小則少飲不病喘喝肺大則多飲善病

胃痺喉痺逆氣肺高則上氣肩息欬肺下則
居賁迫肺善脇下痛肺堅則不病欬上氣肺
脆則苦病消痺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肺
偏傾則胃偏痛也肝小則藏安無脇下之病
肝大則逼胃迫咽迫咽則苦膈中且脇下痛
肝高則上支賁切脇悞爲息賁肝下則逼胃
脇下空脇下空則易受邪肝堅則藏安難傷
肝脆則善病消痺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

肝偏傾則脇下痛也脾小則藏安難傷于邪
也脾大則苦溲眇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則眇
引季脇而痛脾下則下加于大腸下加于大
腸則藏苦受邪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
病消痺易傷脾端正則和利難傷脾偏傾則
善滿善脹也腎小則藏安難傷腎大則善病
腰痛不可以俛仰易傷以邪腎高則苦背脊
痛不可以俛仰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以俛仰

爲狐疝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腎脆則善病消
痺易傷腎端正則和利難傷腎偏傾則苦腰
尻痛也凡此二十五變者人之所苦常病黃
帝曰何以知其然也歧伯曰赤色小理者心
小麤理者心大無髑髑者心高髑髑小短舉
者心下髑髑長者心下堅髑髑弱小以薄者
心脆髑髑直下不舉者心端正髑髑倚一方
者心偏傾也白色小理者肺小麤理者肺大

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腋張脇者肺下好
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背膺厚者肺
端正脇偏踈者肺偏傾也青色小理者肝小
麤理者肝大廣脅反駁者肝高合脇兔駁者
肝下脅好者肝堅脇骨弱者肝脆膺腹好
相得者肝端正脇骨偏舉者肝偏傾也黃色
小理者脾小麤理者脾大揭脣者脾高脣下
縱者脾下脣堅者脾堅脣大而不堅者脾脆

脣上下好者脾端正脣偏舉者脾偏傾也黑
色小理者腎小麤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
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
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腎偏傾
也凡此諸變者持則安減則病也帝曰善然
非余之所問也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至盡
天壽雖有深憂大恐怵惕之志猶不能減也
甚寒大熱不能傷也其有不離屏蔽室內又

無怵惕之恐然不免于病者何也願聞其故
歧伯曰五藏六府邪之舍也請言其故五藏
皆小者少病苦焦心大愁憂五藏皆大者緩
于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
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藏皆堅者無病五藏皆
脆者不離于病五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
五藏皆偏傾者邪心而善盜不可以爲人平
反覆言語也黃帝曰願聞六府之應歧伯荅

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脉其應肝合膽膽者筋其應脾合胃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黃帝曰應之奈何岐伯曰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皮緩腹裏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心應脉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

腸薄皮緩者脉緩脉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脉冲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脉皆多紆屈者小腸結脾應肉肉腠堅大者胃厚肉腠麼者胃薄肉腠小而麼者胃不堅肉腠不稱身者胃下胃下者下管約不利肉腠不堅者胃緩肉腠無小裏累者胃急肉腠多少裏累者胃結胃結者上管約不利也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膽厚爪薄色紅者膽薄爪堅色青者

靈樞經卷之七
膽急爪濡色赤者膽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膽直爪惡色黑多紋者膽結也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麤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踈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麤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黃帝曰厚薄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歧伯荅曰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所病矣

尻

枯高切

骹

音敲

骨

音骨于

黃帝素問靈樞經卷之七

趙府居敬堂

靈樞經卷之七

三

七

黃帝素問靈樞經卷之八

○禁服第四十八

雷公問于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于九鍼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於意矣外揣言渾束爲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強于學若細子

細子恐其散于後世絕于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黃帝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聞命于是也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室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有敢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

手右授之書曰慎之慎之吾為子言之凡刺之理經脉為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藏外刺六府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調其虛實虛實乃止寫其血絡血盡不殆矣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為下材者勿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為工不可

以爲天下師雷公曰願聞爲工黃帝曰寸口
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
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
是者名曰平人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
少陽一倍而躁在手少陽人迎二倍病在足
太陽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倍病在
足陽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陽明盛則爲熱虛
則爲寒緊則爲痛痺代則乍甚乍間盛則寫

之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代則取血絡
且飲藥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
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
陽爲外格死不治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
以驗其藏府之病寸口大于人迎一倍病在
足厥陰一倍而躁在手心主寸口二倍病在
足少陰二倍而躁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
足太陰三倍而躁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

食不化虛則熱中出縻少氣溺色變緊則痛
痺代則乍痛乍止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則
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
則徒灸之陷下者脉血結于中中有著血血
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寸口四倍
者名曰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必審
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通其營
輸乃可傳于大數大數曰盛則徒寫之虛則

徒補之緊則灸刺且飲藥陷下則徒灸之不
盛不虛以經取之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
刺脉急則引脉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
也

軟楚冷切

○五色第四十九

雷公問于黃帝曰五色獨決于明堂乎小子
未知其所謂也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
間也庭者頰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

問欲方夫去之十步皆見于外如是者壽必
中百歲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黃帝曰明堂
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
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極五藏安
于胷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
五官惡得無辨乎雷公曰其不辨者可得聞
乎黃帝曰五色之見也各出其色部部骨陷
者必不免于病矣其色部乘襲者雖病甚不

死矣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黃帝曰青黑爲痛
黃赤爲熱白爲寒是謂五官雷公曰病之益
甚與其方衰如何黃帝曰外內皆在焉切其
脉口滑小緊以沉者病益甚在中入迎氣大
緊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脉口浮滑者病
日進人迎沉而滑者病日損其脉口滑以沉
者病日進在內其人迎脉滑盛以浮者其病
日進在外脉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

等者病難已病之在藏沉而大者易已小爲
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堅者
傷於寒氣口盛堅者傷於食雷公曰以色言
病之間甚奈何黃帝曰其色麤以明沉大者
爲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
散者病方以五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內部
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其色
從內走外者其病從內走外病生於內者先

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於陽者
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其脉滑大以
代而長者病從外來目有所見志有所惡此
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雷公曰小子聞風者
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濕之起也別之奈何
黃帝曰常候闕中薄澤爲風冲濁爲痺在地
爲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雷公曰人
不病卒死何以知之黃帝曰大氣入于藏府

者不病而卒死矣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
何以知之黃帝曰赤色出兩顴大如母指者
病雖小愈必卒死黑色出於庭大如母指必
不病而卒死雷公再拜曰善哉其死有期乎
黃帝曰察色以言其時雷公曰善乎願卒聞
之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
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
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

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
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顴者肩也顴後
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膺乳也挾
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
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
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臏也此五藏六府肢節
之部也各有部分有部分用陰和陽用陽和
陰當明部分萬舉萬當能別左右是謂大道

男女異位故曰陰陽審察澤天謂之良工沉濁爲內浮澤爲外黃赤爲風青黑爲痛白爲寒黃而膏潤爲膿赤甚者爲血痛甚爲攣寒甚爲皮不仁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淺深察其澤天以觀成敗察其散搏以知遠近視色上下以知病處積神于心以知往今故相氣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故色明不麤沉大爲甚不明不澤其病不甚其

色散駒駒然未有聚其病散而氣痛聚未成也腎乘心心先病腎爲應色皆如是男子色在于面王爲小腹痛下爲卵痛其園直爲莖痛高爲本下爲首狐疝癩陰之屬也女子在于面王爲膀胱子處之病散爲痛搏爲聚方員左右各如其色形其隨而下至眦爲淫有潤如膏狀爲暴食不潔左爲左右爲右其色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色者青黑

赤白黃皆端滿有別鄉別鄉赤者其色亦大
如榆莢在面王爲不日其色上銳首空上向
下銳下向在左右如法以五色命藏青爲肝
赤爲心白爲肺黃爲脾黑爲腎肝合筋心合
脉肺合脾脾合肉腎合骨也

○論勇第五十

黃帝問于少俞曰有人于此並行並立其年
之長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暴

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
少俞曰帝問何急黃帝曰願盡聞之少俞曰
春青風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凡此四時之
風者其所病各不同形黃帝曰四時之風病
人如何少俞曰黃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之
虛風白色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虛風青色
薄皮弱肉不勝秋之虛風赤色薄皮弱肉不
勝冬之虛風也黃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

黑色而皮厚肉堅固不傷于四時之風其皮薄而肉不堅色不一者長夏至而有虛風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長夏至而有虛風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必重感于寒外內皆然乃病黃帝曰善黃帝曰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者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之不忍痛者見難則前見痛則止夫怯士之忍痛者見難聞難則恐遇痛不動夫勇士之忍痛者見難

不恐遇痛不動夫怯士之不忍痛者見難與痛目轉面盼恐不能言失氣驚顏色變化乍死乍生余見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曰夫忍痛與不忍痛者皮膚之薄厚肌肉之堅脆緩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謂也黃帝曰願聞勇怯之所由然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長衡直揚三焦理橫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堅其膽滿以傍怒則氣盛而胃張肝舉而

膽橫背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勇士之由
然者也黃帝曰願聞怯士之所由然少俞曰
怯士者目大而不減陰陽相失其焦理縱弱
筋短而小肝系緩其膽不滿而縱腸胃挺脇
下空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胃肝肺雖舉氣
衰復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
黃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藏使
然少俞曰酒者水穀之精熟穀之液也其氣

慄悍其入于胃中則胃脹氣上逆滿于胃中
肝浮膽橫當是之時固比于勇士氣衰則悔
與勇士同類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胃挺

下古
梗切

○背膪第五十一

黃帝問于歧伯曰願聞五藏之膪出于背者
歧伯曰膪中大膪在杼骨之端肺膪在三焦
之間心膪在五焦之間膪在七焦之間肝

膈在九焦之間脾膈在十一焦之間腎膈在十四焦之間背挾脊相去三寸所則欲得而驗之按其處應在中而痛解乃其膈也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氣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以火補者毋吹其火須自滅也以火寫者疾吹其火傳其艾須其火滅也

○衛氣第五十二

黃帝曰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府

者所以受水穀而行化物者也其氣內于五藏而外絡肢節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爲營氣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亭亭淳淳乎孰能窮之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能別陰陽十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候虛實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于門戶能知虛石之堅軟者知補寫

之所在能知六經標本者可以無惑于天下
歧伯曰博哉聖帝之論臣請盡意悉言之足
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
命門者目也足少陽之本在竅陰之間標在
窻籠之前窻籠者耳也足少陰之本在內踝
下上三寸中標在背膂與舌下兩脉也足厥
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膂也足陽
明之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挾頰顙也足太

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膂與
舌本也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
之上上一寸也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
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眥也手陽明之
本在肘骨中上至別陽標在頰下合鉗上也
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動也手
少陰之本在銳骨之端標在背膂也手心主
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下

三寸也凡候此者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石者絕而止之虛者引而起之請言氣街曾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故氣在頭者止之于腦氣在曾者止之膺與背膪氣在腹者止之背膪與衝脉于臍左右之動脉者氣在脛者止之于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鍼必先按而在久應于手乃刺而予之所治者頭痛

眩仆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痛可移者易已也積不痛難已也

鉗音鈴

○論痛第五十三

黃帝問于少俞曰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疎密各不同其于鍼石火炳之痛何如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其於毒藥何如願盡聞之少俞曰人之骨強筋

弱肉緩皮膚厚者耐痛其于鍼石之痛火炳
亦然黃帝曰其耐火炳者何以知之少俞答
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炳黃帝曰其不
耐鍼石之痛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堅肉薄皮
者不耐鍼石之痛于火炳亦然黃帝曰人之
病或同時而傷或易已或難已其故何如少
俞曰同時而傷其身多熱者易已多寒者難
已黃帝曰人之勝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

色黑大骨及肥者皆勝毒故其瘦而薄胃者
皆不勝毒也

○天年第五十四

黃帝問于歧伯曰願聞人之始生何氣築爲
基何立而爲楯何失而死何得而生歧伯曰
以母爲基以父爲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
黃帝曰何者爲神歧伯曰血氣已和榮衛已
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爲人

黃帝曰人之壽夭各不同或夭壽或卒死或病久願聞其道歧伯曰五藏堅固血脉和調肌肉解利皮膚緻密營衛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氣以度行六府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長久黃帝曰人之壽百歲而死何以致之歧伯曰使道隧以長基牆高以方通調營衛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滿百歲乃得終黃帝曰其氣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聞乎歧

伯曰人生十歲五藏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歲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歲五藏大定肌肉堅固血脉盛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藏六府十二經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踈榮華頽落髮頗斑白平盛不搖故好坐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減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苦憂悲血氣懈惰故好臥七十歲脾氣虛皮膚枯八十

歲肺氣衰魄離故言善候九十歲腎氣焦四
藏經脉空虛百歲五藏皆虛神氣皆去形骸
獨居而終矣黃帝曰其不能終壽而死者何
如岐伯曰其五藏皆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
張喘息暴疾又卑基牆薄脉少血其肉不石
數中風寒血氣虛脉不通真邪相攻亂而相
引故中壽而盡也

○逆順第五十五

黃帝問于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脉有盛衰
刺有大約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
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脉之盛衰者所
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刺之大約者必
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
也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無迎逢
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
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之脉無刺病與

脉相逆者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
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
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
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脉相逆者也故曰方
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
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

逢

蒲蒙切

焯

呼木切

○五味第五十六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別奈
何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
于胃五藏六府皆稟氣于胃五味各走其所
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
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津
液已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黃帝
曰營衛之行奈何伯高曰穀始入于胃其精
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

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胃中
命曰氣滯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
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
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黃帝曰穀之五
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稗米甘
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果棗甘李酸栗
鹹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猪鹹羊苦雞辛
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葱辛五色黃色宜

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
凡此五者各有所宜五宜所言五色者脾病
者宜食稗米飯牛肉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
肉杏薤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猪肉栗藿肝
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黃黍雞
肉桃葱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
腎病禁甘肺病禁苦肝色青宜食甘稗米飯
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大肉麻李韭

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肺
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宜食
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

白
黃
平
論
蘇

黃帝素問靈樞經卷之八

